

白金作家  
**月关**

全 / 新 / 力 / 作  
Yue Guan

江湖、朝堂人心动荡  
奇案异事层出不穷  
无人能破……

幻术 蛊毒 机甲  
易容 控雷术 偈语谜

月关  
作品



看

“北斗少年团”  
身陷通天杀局，  
**热血燃战**

!

一部突破你想象极限的历史偵案小说 同名影视 即将热映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CS-BOOKY

博集天卷

# 北宋 斗司

上

月关  
作品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  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大宋北斗司 . 上 / 月关著 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 , 2018.1  
ISBN 978-7-5404-8400-2

I. ①大… II. ①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7 ) 第 287203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长篇小说

DASONG BEIDOUSI. SHANG

大宋北斗司 . 上

著 者: 月 关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邢越超

策划编辑: 刘 箏

特约编辑: 汪 璐 陈 明

营销支持: 姚长杰 李 群 张锦涵

封面设计: 壹 诺

版式设计: 潘雪琴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 )

网 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60mm × 1200mm 1/16

字 数: 609 千字

印 张: 24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400-2

定 价: 45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# 目 录 。

## 第一章

### 悬空逃逸 002

## 第二章

### 神秘少年 033

## 第三章

### 离奇命案 065

## 第四章

### 大殿斗法 092

## 第五章

### 不死之身 118

## 第六章

### 初入北斗 147

## 第七章

### 斗姆天尊 167

第八章

风雨将至 193

第九章

圣上心结 219

第十章

高官自杀 237

第十一章

天降神谕 255

第十二章

峰回路转 271

第十三章

机甲大战 290

第十四章

厌胜之术 308

第十五章

金甲神人 32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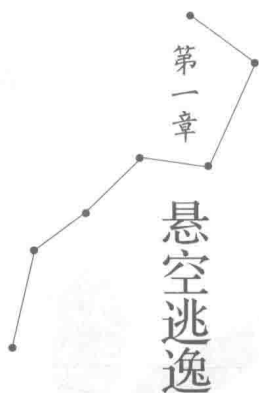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六章

心扉难掩 342

第十七章

曹府闯关 362





# 第一章

## 悬空逃逸

午夜，乌云当空，半盏新月半遮半掩地隐在云后，往日清冷的月华在今夜却显得有些诡异阴森。

乱葬岗上雾气缥缈，微寒的夜风中，星星点点的幽绿磷火在坟头间飘荡起伏，照亮了周围稀稀落落的灌木丛。

黑红色的灌木似已干枯，树身上有如血管般扭曲的暗红色藤条紧紧缠绕，好似一条条狰狞可怖的水蛭正在一刻不停地吸吮着树血。

“沙……沙……”

干枯的草上传来若隐若无的脚步声，雾气中，一个身着青白儒衫、背着书箱的年轻书生，正提着灯笼行色匆匆地朝乱葬岗走来。

书生二十上下，身材挺拔，面貌清秀而俊逸，只是脸色苍白，头发稍有些凌乱，神色中更是透着淡淡的疲惫，显然这一路走来并不轻松。

“呜……”一阵夜风吹来，书生打了个冷战，手中灯笼里暗淡的火苗也跟着颤了颤。他连忙停下脚步，伸出手臂，用宽大的衣袖护住灯笼，以免烛火被夜风吹灭。

等夜风过去，书生才松了口气，抬起手臂，用衣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渍，放眼打量周围。可这一眼看去，他不由得心惊肉跳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阴森的雾气，幽幽的磷火，诡异的灌木枯藤，林立的坟头，破碎的墓碑……

书生心中惊惧，左顾右盼了好一阵，这才咬牙深吸了口冷气，强打起精神，举着灯笼，战战兢兢地迈步朝前走去。

“呱！”

突然，夜空中传来一声诡异的尖叫，紧接着一只乌黑的夜鹰扑棱棱地飞起，朝远处飞快地遁去。

书生吓了一跳，猛地止步，惊恐地朝周围打量。好一阵后，终于确定并无不妥，他这才颤巍巍地继续迈步朝前走去。

可就在他刚迈出一条腿时，身后草丛中突然传出一阵“沙沙”的轻响。书生浑身僵住，额头上豆大的汗珠缓缓滴落，不等他壮起胆子转头看去，就见一个巨大的黑幽幽的影子从身后蔓延而来，仿若一只庞大的怪兽正在他身后缓缓地直起身子。

书生惊惧万分，身体颤得像抖筛子般，上下牙齿咯咯直碰。看着脚下阴影越来越大、越来越近，他的眼睛猛地睁大，似乎要暴出来一样。

很快，草丛中“沙沙”的响声越来越近，似乎那怪兽正朝着书生缓缓走来。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也不知身体里从哪个角落突然涌出了一股力量，猛地大叫一声，拔腿就跑。

但也不知是他时运不济，还是心神不定，以至于连手脚都不听使唤，刚跑了两步，脚下就一绊，“啪”的一声扑倒在地，连手中的灯笼都被甩了出去。

“呃！”书生闷哼一声，整个人趴在地上，一时竟无力起身。

抬头看去，那阴影却越来越近，书生惶恐地转身，以手撑地，臀部用力，一边倒退着躲避阴影，一边紧闭双目，不敢睁眼去看。

“别吃我，别吃我，我不好吃，我不好吃……”书生嘴里语无伦次地哀求着，额头冷汗直冒。身前传来一声清脆的叫声。

书生愣了一下，整个人都僵住了，随后小心而警惕地眯眼看去，就见身前不久，一只尖脸圆耳、尾巴蓬松、毛色雪白，只有一尺多大的狐狸，正歪着脑袋看着他。

书生眨了眨眼，呆呆地看着那白狐。

那白狐也是奇怪，似乎不怕人，见书生看着自己，它也盯着书生，眼中好似也透着股好奇。一人一狐竟然对视了足足半炷香的时间，谁都没动。

“呼——”终于，还是书生先反应过来，长吁了口气后，整个人像摊烂泥般软在地上，同时抬起手一边拍着胸脯，一边满脸庆幸地自言自语，“吓死我了，幸好不是妖怪，也不是鬼！”

书生喃喃自语几句，扭头看去，不远处的地上，灯笼中烛火暗淡，似乎就要熄灭。他连忙强撑起身，爬过去找灯笼，又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，挑了挑烛火，见火光稳定下来，才松了口气，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，转身朝白狐看去。

想到之前丢脸的模样，他大为羞恼，举起灯笼朝白狐来回摆动，嘴里骂道：“死狐狸，滚开，快滚开！”

白狐被灯笼中的火光吓了一跳，整个身体猛地朝后弹去，月光下，一身银白色的长毛如刺猬般耷了起来。

等它回过神，原本好奇的眼神一变，变得森冷而狰狞，狠狠地盯着书生。与此同时，它整个身体半伏在地上，像一只嗜血的凶兽般咧开长嘴，露出两排森白的滴着口水的牙，喉咙中更是发出骇人的“呜呜”闷吼声。

书生举着灯笼的手一僵，看着原本还算可爱的白狐突然变得狰狞，特别是缩小的瞳孔中透着冰冷和嗜血的意味。他猛打了个哆嗦，一时间竟不敢靠前，更不敢再用灯笼驱赶。

好在他身材高大，而白狐身长不过一尺有余，见他未动，白狐倒也没有主动进攻。

这一人一狐竟然又这么对峙了起来。

好一会儿，就在书生胳膊开始发麻时，那白狐的鼻子忽然轻轻耸动一下，似乎闻到了什么味道。它犹豫了一下，咧嘴朝书生恐吓似的又轻吼了一声，然后一扭身朝不远处跑去，眨眼间就消失在草丛中。

“呼！吓死我了！”白狐一走，书生马上松了口气，扑通一下坐在地上。

“真邪门！”他啧啧两句，突然笑了起来，一边笑，一边摇头，“嘿，先生早就教过，子不语怪力乱神，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妖魔鬼怪嘛。看来先生说我们阅历不够，需要历练，还真是没错。被一只小狐狸就吓得不敢动了，真是丢脸，好在没人看到，否则非得被笑死不可。”

书生从身后书箱里取出水壶，大口地灌了几口，站起身收拾好东西，准备继续赶路。



就在这时，他身边不远处突然传出一声娇笑：“公子，你很怕鬼吗？”

书生愣了一下，扭动脖子看去。就见一个身着白衣、发髻高耸、衣袂飘飘、细腰长腿、风姿绰约的女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他身边，距离近得都能从对方瞳孔中看到自己的身影。

书生愣愣地与女子对视一会儿，女子一开始还很大方地与他对视，可慢慢地，好似被看得不好意思，娇羞地低下了头，抬起一只白玉似的小手轻掠云鬓，娇嗔道：“公子，你这般看奴家，好生失礼啊！”

可书生听而不闻，两眼发直，看呆了一样。就在女子脸色发红，准备再次开口时，书生却突然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：“鬼啊！”

两个字刚喊出来，就见他两眼一翻，整个人直直地朝后倒去，吓晕了过去。

他这一嗓子真是惊天地、泣鬼神，本来安静死寂的乱葬岗，竟然被他这一嗓子喊活了，不知在哪儿夜眠的大群飞鸟扑棱棱飞起，低矮的草丛中，兔子、田鼠之类的小动物更是四处乱窜，说是鸡飞狗跳也不为过。

而那女子因为距离书生很近，更是被吓得脸色一阵发白，连连退了几步才站稳。

“你……”等女子回过神来，脸上露出嗔怒之色，可随后眼睛一转，似乎想通了什么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摇摇头朝书生缓步走了过去。

狭小的庙宇中破败不堪，墙角堆着几块破砖碎瓦，地面上杂草丛生。庙宇中间内台上立着一尊灰蒙蒙的、看不清面容的泥塑神像，神像上挂满了蜘蛛网。

破庙一侧，坏了一半的窗棂随着夜风嘎吱直响。供桌上本应燃香的香炉里，此时却插着一根白色蜡烛，丝丝轻烟缭绕升起，伴着呼呼的夜风声，显得既诡异又阴森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书生昏昏沉沉地转醒，刚撑开眼皮，就见一张娇媚幽怨的玉面正在楚楚可怜地看着自己，他怔了怔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
“好美啊！”书生失神轻叹。

话一出口，他一下子回过神，“啊”的一声惊叫，就要爬起身逃跑。

美人早有准备似的，不等书生起身，就伸出一只玉手按住书生胸膛说：“公子莫怕，奴家不是坏人。”

女子声音似呢喃酥软软，透着淡淡幽香，一只纤纤玉手按在胸口处，更是引人遐想。书生却似无感觉，只是神色惊惶，分明一个柔弱的女子，可仅一只手按下来，就好似一座大山，令他无法起身，真是奇也怪哉。

试着挣扎一下，本以为会有些阻碍，可不想那女子手一抬，不再阻拦。

书生一愣，两眼看着女子，颤声问道：“你……你到底是人是鬼？”

女子轻叹一声，在书生身旁缓缓坐下，露出盈盈腰肢，脸上却泫然泪下。“实不相瞒，奴家乃一只修炼千年的狐仙，如今大道虽成，但奴家不愿意为仙，只想……”

她欲言又止地看着书生，吞吞吐吐。

书生这时渐渐稳住了心神，看着女子光洁的小脸，不由得问道：“只想……只想如何？”

女子楚楚可怜地抬头，两眼望向庙外夜空，口中呢喃道：“奴家只想入红尘历练一番，见识一下人间胜景、世俗繁华，也算是不枉此生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她转过头，眼中露出恳求之意。“不知公子可否成全奴家？”

书生眉头微皱，不解地问道：“入红尘不是下山即可吗？成全？学生该如何成全你？”

狐女轻笑一声，主动靠在了书生怀里，凑到书生耳旁吐气如兰：“奴家不懂人世间的规矩，恐露出马脚，招来降妖的法师，到那时，恐奴家要遭遇杀身之祸，千年道行毁于一旦。”

被她往身上一靠，书生身子一僵。嗅着对方幽幽的体香，他不由得喉咙轻动，咳了一声，才干哑着嗓子颤声道：“那……那我也没办法啊！”

见他如此情状，狐女嘴角轻挑，眼睛眯成两道月牙，娇媚地白了书生一眼，身子在他怀里扭了扭，娇嗔道：“公子，何必装傻？”

“装傻？”书生怔了下。

狐女轻笑，脉脉地注视着书生双眼，眼中露出一丝羞怯，娇声道：“若公子把我带在身边，教我世间人情规矩，可不就是帮奴家了吗？”

“啊？”书生听了，连忙摇头，“不行不行，我还要进京赶考呢。”

“公子——”狐女娇媚的声音拉得老长，身子像没了骨头般在书生怀里继续扭动，引得书生口干舌燥。

书生吃不住，一瞬间感觉自己骨头也跟着软了，脸上更是露出销魂的表情。

狐女抿嘴一笑，一双小手拉着他的胳膊轻摇，同时娇嗔道：“公子，您就帮帮人家嘛，奴家愿意为奴为婢，侍奉公子左右，只要公子不嫌弃，奴家全凭公子做主。”

书生听闻这话，双眼猛地放亮，像是突然变了个人，当下打蛇上棍地一把揽住美人窈窕的腰肢，志得意满道：“哎呀，小生最不忍让美人失望了，你若愿意追随，我必然不会亏待你。”

一边说着，书生手脚已经开始不老实地，摸索着朝狐女衣服里探去。

狐女咯咯轻笑，娇媚地白了书生一眼，半推半就，对他的恶手也不躲避。

书生也不强来，轻笑着夸口道：“小生家有薄财，若姑娘愿委身于我，我必倾其所有，博美人一笑。”

狐女眼睛一亮，身子也不扭了，任由书生大手使坏，同时目送秋波。“此言当真？”

书生嘿嘿一笑：“当然，你放心，我从不骗人，只要你真心跟随，小生必不负你。”

狐女嫣然一笑：“那……”

她一个字刚刚出口，就听“呼”的一声，一只乌漆漆的铁棒槌突然从天而降，“当”的一声敲在她头上。

狐女根本不及反应，只觉眼前一黑，紧接着两眼翻白，晕倒在书生怀里。

“柳随风，你假公济私，揩人家姑娘的油，回去之后，我一定禀报防御使大人！”一个银铃般清脆的声音从书生身后传来。

书生扭头看去，就见一个少女正气呼呼地瞪着自己。

此女面如皎月，肌肤如玉，五官精致如画。特别是那对眸子，漆黑纯净得如同天上星辰，此时虽然带着怒色，却毫无戾气，反而显得灵动可爱。

她年纪不大，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，身上的衣装也很古怪，非女子裙装，亦非男子袍服，反与捕快官服有所相似，只不过相比起来更加规整平顺些，蓝黑相间，衣袖分明，借着月光，能看到领口处有银线绣成的北斗七星在微微闪烁，显然有所隐喻。

少女突兀出现，扮作书生的柳随风却并不意外，伸手在狐女衣服里又狠狠摸了一把，这才留恋不舍地收回大手，朝少女嘿嘿干笑道：“哎呀，瑶光，你别误会嘛！我只是好奇她是不是真的狐仙，看她有没有尾巴，验证一下嘛。我这可完全是一片公心啊，都是为了办案嘛。”

瑶光翻了一个可爱的白眼，不屑地斜睨柳随风，气呼呼道：“少诿我！你这家伙最好色啦！这一路执行公务，都是本姑娘出力。你呢？一路逍遥自在、不务正业！我说这一次当地官府

禀报此间有狐仙出没，你就主动请缨、以身作饵呢，果然不怀好意。哼，登徒子！”

柳随风被她聒噪得一脸无奈，只好装作听不到，抱着狐女起身四下张望几眼，朝着点了蜡烛的供桌走去。

少女大恨，快走几步拦住柳随风说：“你别忘了，我们可是北斗司公员，堂堂朝廷命官啊！你还想干吗？”

“哎呀，我说瑶光，至于吗？就算我再不靠谱，还能当着你的面非礼人家？”柳随风哭笑不得，“赶紧让开，我把她放桌上，一会儿好审问。”

瑶光半信半疑地躲开，柳随风摇头苦笑，将狐女放在供桌上，上下打量几眼，突然伸手开始解狐女的衣服。

瑶光一急，狠狠地拍开柳随风的手说：“你干吗？”

柳随风讪笑一声：“我这不是好奇嘛，我柳随风身为北斗司军巡判官，平生所抓装神弄鬼者无数，还没遇到过真正的妖狐鬼怪呢，我瞧瞧，她究竟长尾巴了没有。”

说完，柳随风的手又伸向狐女的腰带。

“浑蛋，无耻！”瑶光大怒，抬手就是一拳，打向柳随风面门。

好在柳随风反应飞快，瑶光一抬手，他就已经放开了刚刚掀起的衣角，举掌相迎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拳掌相交。

别看柳随风是个男人，个头也比瑶光高不少，对上身材娇小的瑶光却并不占上风，就算他早有准备，也被打得退后一步。

眼看瑶光还不解气，柳随风连忙摆手说：“停，停，我说瑶光，你够了啊！这狐妖在京畿附近作案多起，受害者都不清楚自己是怎样被迷惑的，我猜她身上一定有什么迷魂的药物，色诱不成就下药，不检查一下怎么成？你还真以为我想占便宜啊？”

瑶光冷笑：“是吗？本姑娘不是女人吗？就算要查，难道不能让我来动手？”

柳随风愣了下，脸上露出一丝尴尬，不过他眼睛一转，又假装苦笑，摇晃着手腕，一副痛苦的模样。“嘿，你这一身怪力，真是……”

“转移话题！怎么，心虚了吧？”瑶光不屑冷笑。

就在二人斗嘴时，桌上狐女其实已经醒过来了，不过她也是机灵，没急着马上睁眼，而是闭着眼睛听着二人说话，同时等待机会。

机会很快来了，一阵夜风吹来，门板突然咔嚓一声轻响，“啪”的一下倒在地上。

“什么人？”柳随风和瑶光同时转头看去，眼露警惕。

趁此机会，狐女果断出手，一抬手打翻烛台，同时腾身而起，化作一缕轻烟飘到窗口。

柳随风脸色一变，马上转身追了上去，口中急道：“快追，别让她跑了。”

瑶光怔了一怔，气得跺脚，可刚要追上去，一低头，发现烛台翻倒后，一丝火苗已经点燃了地上的干草。她不由得大急，此时正值夏末，草木已露枯黄，在这种荒山野岭里，一不小心很容易引发山火。她顾不上追，而是先上前灭火，好在只是刚露出苗头，很快她就把火苗踩灭了，这才恨恨地咬牙追了出去。

月黑风高，狐女出了破庙后，七扭八拐很快失了踪迹。

瑶光追出来，远远看见柳随风正站在一棵树下东张西望，不由得快步上前，恨恨问道：“跑哪儿去了？你真没用，这么快就跟丢了？”

柳随风嘿嘿一笑：“跑？往哪儿跑？”

他眯着眼，耸了耸鼻子，抬手往一个方向一指说：“这边。”

话一说完，柳随风当先施展轻功追去。

瑶光连忙跟上，边跑边鄙视柳随风说：“你这鼻子，怎么跟狗似的！”

柳随风一头黑线，扭头白了她一眼，哼道：“会不会说话啊你？这叫跟踪术。再说，要不是之前你给我捣乱，能让她跑了？”

瑶光咬牙怒瞪柳随风：“姓柳的，你还敢怪我？要不是你想占她便宜，能让她逃了？今天要是追不回来……”

“唉，知道啦，知道啦，向防御使大人告状嘛！”柳随风一脸无奈。

瑶光冷哼一声，刚要说话，柳随风突然脸色一正：“在前面，快，别让她再跑了！”

瑶光顺着柳随风的目光看去，就见白衣狐女的身影一闪而过。就在这时，柳随风屈指一弹，一粒石子激射而出，正中狐女的足踝。狐女“哎哟”一声，一个骨碌翻倒在地，向前滚了几滚，在坟头后面消失了。

“咦？”柳随风一惊，停住脚步惊讶地望去。

“又让她跑了？”瑶光看了一眼，就要冲过去。

柳随风连忙拉住她说：“别急，你看。”

“砰！”轻烟一闪，一只白色狐狸站在坟头上。月光下，一对狐眼透着幽光，直直地看着二人，似带着股傲然之色。

看着这古怪的白狐，柳随风二人对视一眼，都有些惊疑不定。

这时，白狐嘴巴突然张开，竟发出了人声，只是声音有些尖锐刺耳：“尔等凡人，竟然敢如此羞辱本狐仙，还不快快叩首求饶，难道要等本狐仙发怒吗？”

柳随风警惕地看着狐狸，眼神微微扫动，似乎想找出美女化狐的奥秘。

瑶光却是皱眉，目光一垂，借着月光，隐约看到墓碑后面的白色衣角。她不动声色，微微挪动脚步，再看去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原来那之前逃跑的狐女正蹲在墓碑后面，一手捂着肚子，一手掐着喉咙，怪声怪气地说话：“凡人，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马上跪下给本仙赔罪，否则……”

“狐大仙，别装啦，你的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啦！”瑶光咯咯直笑。

“什么？”坟头的狐狸嘴巴开合着，似乎不解。

瑶光冷哼一声，也不答话，突然纵身上前，一掌拍倒墓碑。

墓碑倒下，坟头的狐狸浑身毛都竖起来了，转身就跑，眨眼间溜得不见踪影。蹲在后面的狐女也暴露出来，惊愕地看着瑶光和柳随风。

“无知小贼，不过是豢养了只狐狸，又学了一手腹语，便在这里装神弄鬼地谋害路人、夺取钱财，诬称狐仙欺瞒无知乡民贡献财物，简直是胆大包天、罪该万死。”瑶光冷笑。

狐女大惊，起身就要逃走，可柳随风早就盯着她了，她刚动身，他就已先一步拦住了退路。

“美人，别急着走嘛！”柳随风轻笑。

狐女被瑶光讥讽，又被柳随风调戏，不由得恨得咬牙切齿，原本娇媚的脸也变得狰狞。

她眼中凶光闪动，看着二人位置，马上明白自己再不能像之前一样轻易逃走了，却也不甘束手就擒。她虽恨柳随风轻薄调戏，但看着月下瑶光皎洁如玉的美貌，心里更为嫉恨，而且想到瑶光毕竟是女子，就算有些武艺在身，恐怕也要稍弱一筹。

狐女心中有了计，不理柳随风，趁着不远处一只夜鸦怪叫时，猛地蹿起身子，朝瑶光狠狠扑去。

“来得好！”瑶光哪知狐女把她当成软柿子来捏，也不多想，轻喝一声，拎起棒槌“呼”

的一声就抡了过去。

狐女吓了一跳，她真没想到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姑娘，使的兵器竟然如此沉重，而且看她抡起来虎虎生威的模样，显然游刃有余。

这是何等怪力！

之前被打晕，狐女还以为对方用的是随手捡的棍子，再或者只是个空心货，用来吓人，直到现在才知道，原来自己之前竟是被这个铁棒槌打晕的。

“真是个怪物！”狐女心里暗骂，同时隐隐后怕，好在对方存了生擒自己的打算，否则被这么重的兵器打在头顶……

想到这里，狐女打了个冷战，哪敢硬拦，当下闪身躲避，与瑶光游斗起来。

好在她身法轻盈，而且习惯了夜间活动，对这里地形也很熟悉，一旦下定决心游斗，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一时间瑶光还真捉不住她。

不远处，柳随风风笑吟吟地看着二人相斗，也不急着上前，只远远地站着瞧热闹，见瑶光一副非要用棒槌把狐女砸倒的模样，不由得咂嘴喊道：“喂，瑶光，你出手别那么重嘛，有话好好说啊，别把美人打坏啦！”

瑶光久战不下，本就有些心急，此时再一听柳随风聒噪，当下大怒，抬手朝狐女射出一枚蝶镖。

好在狐女轻功出众，又足够警觉，一见瑶光手探进腰间镖囊，想也不想就朝一旁闪避。只是月光朦胧，而且瑶光出手突然，她虽然勉强躲开，但仍被暗器划过手臂衣袖，就听“唻”的一声，一块衣角被暗器撕破，飘然而落。

狐女脸色大变，身形急退，额头冷汗涔涔。那边柳随风却是不满瑶光使出暗器，起哄似的叫唤道：“哎呀，瑶光你可千万不要动暗器呀！这要是伤了美人的脸面可怎么得了？”

瑶光气极败坏，朝柳随风大骂道：“柳随风，你这个大浑蛋，再捣乱我连你一起打。”

“咦？胆子不小！别忘了，我可是你上司，居然这么对我说话！小心我扣你的俸禄！”柳随风一脸不乐意。

“嗖”的一声，一枚飞镖射向柳随风的脑袋，柳随风吓得一激灵，好在及时低头，躲过飞镖。飞镖射在柳随风身后的树上，发出嗡嗡的轻响。

“呀，你好大胆……”柳随风跳脚，不过看到瑶光一副吃人的目光，连忙又闭上嘴巴。

瑶光冷哼一声，不再理他，而是认真地攻向狐女。

狐女本来一心对敌，以身法游斗瑶光，倒也不落下风，可柳随风说了几句话后，她突然想起，原来身后还有一个敌人，如此一来，她不由得就有些分心。

以武功论，本来她就逊色瑶光一筹，只占了熟悉环境的优势，此时微一分心，马上就落入下风，没几招工夫，就差点被铁棒槌砸中脑袋。

虽然铁棒槌没砸中她，但带起的劲风刮落了狐女脸上的一张面具，露出了狐女的真容。

不但眉眼刁斜，鼻梁平塌，而且她两个又圆又粗的鼻孔还朝天翻起，隐隐能看到有黑色的鼻毛从中露出。她左边脸上黑黝黝一片，竟是一块巴掌大的黑痣，痣上还长着两根长毛，倒是右边脸颊还算平滑，只是毛孔粗大，细看之下，竟然布满了坑坑洼洼的麻子。

瑶光打起架来可不论美丑，仍然不停地抡手中的铁棒槌。那边柳随风看到狐女的真面目却惊呆了，指着狐女，满脸的不敢置信：“你……你你……你居然……”

一句话没说完，柳随风就已经扶着身旁树干，开始不停干呕。

狐女看到面具飞起，怔了下，飞退几步躲避瑶光攻击，抬手一摸脸，瞬间明白过来，不

由得恼羞成怒，咬牙切齿地看着瑶光，眼中露出怨毒之色，出手也变得更加狠辣，怒吼道：“我要你的命！”

瑶光直撇嘴，轻哼道：“丑八怪，有本事就来杀我。”

其实也不怪狐女愤怒，毕竟是女人嘛，哪有不爱美的？本来长得就难看，为了掩饰才费尽心思弄了张面具遮丑，眼下暴露出真面目不说，还被人当面嘲笑。同样是女人，看看人家瑶光那容貌，沉鱼落雁虽有些夸张，但至少也称得上明眸皓齿、剔透玲珑！

狐女这一发疯不要紧，直接就开始拼命了。不过不像一般人拼命都是为了取对方性命，狐女现在只有一个目的——就算拼上性命，也要把对方那张漂亮脸蛋给毁了。

此时的狐女已经被刺激得失去了理智，她现在一门心思就是要给瑶光毁容——让你骂我丑八怪！让你美！

瑶光吓了一跳，不过交手没几招她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。好啊，你自己长得丑，还见不得别人好看啊！

瑶光气坏了，但不得不说，狐女这招还真管用，一时之间竟把瑶光压制住了。

不是瑶光武功不行，而是她心里有些怯了。

要说以瑶光傻大胆的脾气，她还真不怕死，不过不怕死不代表不怕被毁容。她的想法也不出奇：咱长得美美的，谁愿意跟你个丑八怪拼命啊！就算一棒子把你砸死了，可一不小心真被弄毁容了，到时候上哪儿哭去啊？别人的命哪有自己的漂亮脸蛋重要啊！

她心中一有了这种想法，打斗起来就开始变得缩手缩脚，再没了之前的大开大合、无所畏惧，一时间落入了下风倒也并不奇怪。

这时柳随风也吐得差不多了，抬眼一看，马上明白瑶光的顾忌了，心里不由得暗笑，但他也真不敢再看热闹了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，万一瑶光真被对方在脸上划一下……

想到这里，他身形一动，像一支被射出的飞矢般，猛地冲入场中，挡在了瑶光身前。

就见他先是猛吸口气，然后朝狐女“啊”的一声大吼。

伴着柳随风的吼声，乱葬岗上雾气“轰”的一下朝四周飞散，磷火飘飞，眨眼间枝摇树动，草叶纷飞。

狐女哪想到他会有这种招数，一时不防，竟被吼声震飞出去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耳鼻沁血，惊恐地看着柳随风：“你……你这是佛门狮子吼，还是道家风雷咒？”

柳随风长吸口气，站稳身形，拍了拍衣服，傲然站立，悠然道：“学生熟读圣贤书，这自然是胸中一口浩然正气所化的咆哮神功。”

瑶光翻了个白眼，走过去推开柳随风，从腰间摘下北斗司专用的锁拿器械，将装狐仙的万人锁住，然后回头看着柳随风，调侃他道：“这回你怎么不怜香惜玉了？”

柳随风嘴角抽了抽，一脸痛心疾首地叹息：“唉，化妆后的女人，真是坑人啊！我终于彻悟了！”

“彻悟了什么？”瑶光好奇。

“只有素颜，才是王道！”柳随风仰天长叹，一脸的看破世情。

瑶光扑哧一笑：“哈，你终于大彻大悟了吧？像本姑娘这种清汤挂面的女孩，才是真美女呢。”

看着瑶光一脸得意的模样，柳随风不屑地也了她一眼。“就你？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，过几年再说自己是美女吧！”

瑶光最烦别人说自己小，不由得瞪眼嗔怒：“柳随风……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摇晃手中铁棒槌，似乎一言不合就要赏他一棒槌。

柳随风不由得缩头，干笑了两声，眼神一转，看到一旁被制住的垂头丧气的狐女，马上转移话题：“哎呀，这天儿还真有点冷，咱快走吧，早点回去销案，你也算是出师了，我也能轻松啦。”

瑶光微一撇嘴，眼中露出得意之色，推了狐女一把。“走吧，还发什么愣？”

狐女不忿地看了瑶光一眼，又求助地朝柳随风看去，可惜柳随风已经当前一步走开，根本没理会她的眼神。

冷月如霜，照着乱葬岗上的森森白骨，反射出阴冷的光辉，但柳随风和瑶光二人丝毫不以为意，一路说笑，押着狐女渐渐远去。

开封城热闹繁华，宽阔的马路上人来人往，车水马龙。

清晨，大街两旁的店铺都已经早早开张，伙计们在晨光里卖力地吆喝叫卖，整个京城空气中都仿佛夹杂着各种小吃的香气，显出一片生机勃勃。

可一进了禁宫马上就变得肃穆起来，仿佛一道城墙分隔了两个不同的世界。

皇城司位于禁宫左承门内，本身有执掌官禁、周庐宿卫、刺探情报之职，往来公人非军即捕，除此之外，时而还有宦官出入。

与其他雕梁画栋的官衙不同，皇城司的建筑多由石制，不但门前大路青石铺就，连房子也是由灰蒙蒙的石料垒成。其屋顶房檐呈朱红色，鲜艳如血，屋檐四角各卧伏着一只怒目圆睁的独角石雕，正是传说中辨是非、识善恶的神兽獬豸，远远看去，就显得森严而肃杀。

正门口，两队禁军挺立，人人身着铁甲，手持长戟，但凡有人接近，都会投去森冷而警惕的目光。

此时正值早班，不时有身着官服的公人出入，这些人虽然不全是面色严肃的模样，但也无人肆意谈笑，就算碰到相熟的同僚，也顶多淡笑拱手、低声交谈两句就携手入内。

这时，远处三个人慢慢走近，正是柳随风和瑶光押解着狐女。

此时柳随风已经换去了之前的书生长衫，一身公服与瑶光类似，同样有银线绣成的北斗七星图。本来就是风流人物，此时腰间又斜挂了一柄狭刀，整个人一看去，更显英姿勃发。

见三人走近，门口守卫的甲士们警惕起来，但当他们看清柳随风和瑶光的模样后，都不由得放松了神色，转头打量起狐女来。

此时狐女早没了当初风姿绰约的气质，不但披头散发，衣衫狼狈，而且手上脚间俱锁着镣铐，甚至连嘴上都被一条黑布紧紧勒住，只露出半张丑陋的脸庞和失神呆滞的双眼。

守卫们只扫了一眼，都心中了然，不用说，这又是一个装神弄鬼的家伙落网了。

柳随风微一停步，一翻手隐隐亮出一张令牌，领头的甲士凝目看去，双眼微眯，淡淡点头。柳随风微微一笑，也不说话，迈步而入，身后瑶光连忙推着狐女跟了上去。

进了门楼是一个敞亮的大院，院中几排古树分立，不时有公子快步走过，瑶光和柳随风押着狐妖进门后，却无人理会。柳随风也不以为意，并不直行，而是带着瑶光和狐女往右侧偏僻的角落拐去。没一会儿工夫，三人就走到了一个矮小的官署前，推开门走了进去。

这官署看着晦暗陈旧，仿佛一间久不打扫的仓库，一进门却是一条幽长漆黑的石制甬道，甬道两侧每隔一段距离都斜插着一根燃烧着的火把，时而有呜呜的风声吹过，显得有些阴森。原本失神呆滞的狐女此时突然露出了惊恐之色，连身子都跟着轻轻颤抖。

瑶光见此不由得嗤笑：“敢在坟地里装神弄鬼，还以为是个胆大的！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晚啦！”

狐女扭头惊恐地看着瑶光，眼中满是哀求，嘴里更是发出呜呜的声音，似在求饶。只可

惜瑶光不但不理会她的求助，反而在她肩膀上用力一推，气呼呼道：“想说话？哼，快走吧，一会儿有人审你，到时候有的是说话机会。”

柳随风走在前面，听到瑶光说话不由得失笑，回头看了眼二人，微微摇头，也不多言。

三人往前走了没几步，甬道前方的地面突然传来机关的轰鸣声，紧接着，就见原本一体的青石地面突然裂开，露出一条黑黝黝的通道以及一排下行的台阶。

柳随风和瑶光神色不变，押着狐女一步不停径直走下台阶，三人刚下了台阶，身后青石地面又悄然合拢，仿佛之前根本不曾有人进入一般。

很快，三人出现在一个宽敞的石制大厅内，大厅一角摆着一张桌子，桌后两个同柳随风和瑶光身着打扮类似，只有细微处颜色和秀纹略有不同的侍卫坐在那里。二人见了柳随风，连忙起身前行礼。

“见过大人。”

柳随风微笑点头，拱手回礼说：“两位兄弟不必多礼。”

说完，柳随风微一侧身，让出狐女。“这就是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狐仙了，你们好好看守，具体卷宗晚些时候我会亲自交与洞明前辈。”

二人点头，其中一个侍卫取出文书递给柳随风，微笑道：“柳大人，还请签押。”

柳随风点点头，打开文书，随手翻了翻，找到标有“狐仙”的一页，扫了一眼，见无误后，接过一旁侍卫递来的毛笔，下笔如蛇，签上一个龙飞凤舞的“柳”字，随后又从怀中取出一方小印，放在嘴前轻轻哈了口气，在“柳”字后面空白处用力一按，留下一方红印——文曲星制。

交还文书，侍卫验看无误，柳随风这才朝瑶光一招手，瑶光会意，不再理会狐女，二人很快又走进了一条甬道。

没走几步，突然甬道中传来轰鸣声，两侧各闪出一排浑身铜色的傀儡人，细一数，铜人不多不少，一共十八个。这些铜人一出现，就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，摆出了进攻姿势。

柳随风和瑶光二人并不意外，见铜人现身，很自然地取出各自身份令牌，按在领头的两具傀儡铜人胸口处。只听咔嚓两声轻响，傀儡人胸口机关发动，吞入令牌，所有铜人又如同出现时一般，同时闪回了甬道两侧墙壁中，让开了甬道。

二人继续前行，很快到了甬道尽头，火光下，白石台阶显现。二人走到最后一级台阶时，两旁石壁突然弹出一方条石，上边托放着两块令牌，正是之前被傀儡铜人吞下的身份令牌。与此同时，正前方石壁缓缓打开，露出一方明亮天地。

晨光照耀，二人不由得眯了眯眼，随手取过条石上的令牌揣好，踏步而上，身后石壁轰轰作响，缓缓关闭，回头看去，只剩下一块巨大的山石。

二人站在原地稍顿，当眼睛适应了光亮后才再次迈步，只见前方一道汉白玉牌坊挺立，牌坊门楣正中赫然书写着“北斗司”三个煌煌大字，方正肃然，中正大气。

从牌坊下走过，眼前景色突变，只见处处鸟语花香，小桥流水，地面青石也换成了五颜六色的鹅卵石，本来宽大的道路变成了蜿蜒曲折的小径，路旁榕树成墙，清风吹过，满是草木清香，不远处一湾池塘里甚至有几只水鸭在相互嬉戏，时而传来嘎嘎的轻叫……

虽只是个小型园林，但曲径通幽，风景秀丽，如诗如画。

或许是看得多了，柳随风二人倒是无心欣赏美景，只顺着蜿蜒小径一路前行。途中路过一处凉亭，凉亭周围绿竹簇拥，郁郁葱葱。亭下一方石桌，桌上摆着一个棋盘，一位仙风道骨的白发老者端坐一侧，正一边把玩着棋子，一边眉头微皱低头沉思，只是对面无人与之对弈。



下棋人突然一抬手，棋盘上的棋子自己就移动了起来，仿若对面坐着人一样。

柳随风、瑶光二人对视一眼，并不惊讶，也不打扰，只远远地朝老人恭敬行礼，然后悄悄继续前行。

很快，二人走出花园，进了一处大院。刚进院子，二人目光一转，就见路边空地上，一个青衣老者正灰头土脸地站在一旁沉思，空地上绘着巨大的八卦图案，八卦图上摆着各种奇怪的东西，有石，有木，有刀剑，有羽扇，甚至还摆放着一只紫砂壶和一个青色葫芦。

柳随风和瑶光见到青衣老人，都是一惊，紧接着不约而同地抬手挡着脸，放轻脚步，打算不引人注意地悄悄走过去，却没想到那老人突然转身看到了二人，脸上一喜，一边招手，一边大叫：“啊，文曲、瑶光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过来，快过来，我刚设了个奇门八卦阵，你们来帮我试试。”

柳随风无奈地放下手，苦笑着拱拱手说：“前辈，我们刚回来，还没跟大人复命呢。”

瑶光更是一脸紧张，连连点头。“啊，他说得对，刚才洞明星君还派人催我们呢，等我们回来再说吧。”

老者皱眉，一脸不悦，可还等不及他说话，柳随风就对瑶光使了个眼色，不等老者反应过来，就逃也似的溜走了。

老者愣了下，没等嘴巴闭上呢，二人已经不见了踪影。

“一群小浑蛋！”他笑骂一声，摇了摇头，转头又看向地面八卦图，很快沉浸其中不理外物。

“吁……好险啊！还好你够机灵。”走到远处，瑶光才一脸后怕地轻呼。

一旁柳随风也少见地没有露出得意，脸上尽是劫后余生的庆幸。“幸好是一大早就碰上了，没事，看卓前辈模样，应该是一夜没睡了，等会儿太阳再足点他该困了，到时候就会去休息，我们小心点躲过这段时间就好了。”

“嗯，嗯！”瑶光连连点头。

二人边说边走，很快进了一个庭院，又不约而同停下脚步，探头看去。就见庭院中间停着一个巨大的、八脚蜘蛛形的机械傀儡正在轰隆隆地挥舞着蜘蛛腿，像人类一样正在打拳，只不过它的动作笨拙而缓慢，不说武林高手，就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机灵些的小孩都能轻易躲过去，显然，还无法在实战中应用。

柳随风眨了眨眼，看着傀儡若有所思，一旁瑶光却兴奋地跳起来，一边快步跑去，一边高兴地大叫：“开阳姐姐，开阳姐姐，你以前说的傀儡人研制成功了？”

话音未落，机械傀儡中突然传出咔嚓咔嚓的声音，像是什么东西断掉了一样，紧接着整个傀儡停顿了下来，关节处也冒出浓烟。

瑶光怔住，吐了吐舌头，一旁柳随风却差点笑翻。

“轰！”蜘蛛傀儡胸口一块黑色板甲炸开，一个窈窕身影缓缓从内走出。

“开阳姐姐！”瑶光高兴地扑过去。

柳随风脚下微动，却又突然停下，眼中透出一丝笑意，立在远处静静欣赏。

俗话说，灯下看美人，越看越精神！此言并非褒奖。灯火摇曳，难免会隐去女子面部的许多细微瑕疵，显得肌肤柔和，再加上烛火恍惚，脸型最突出的部分会被渲染得婉约许多，使人如同雾里看花、水中望月，既见其形其意，又有种朦胧之美。

这种灯下美人，或许是真美人，但也可能见光死，一旦暴露出真正面容，没准就是个普通人，甚至还可能连普通人都不如。